紅樓復夢/07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七十一回　薛寶書一彈服馮富　桂廉夫折獄斬黃牛

下一回▶

話說包勇正在屋裡款留不住，見大爺同兩位奶奶進來，趕忙站開。佩金道：「哥哥，剛才我婆婆媽吩咐，叫你搬到咱們這裡來，書房後身有幾間屋子，讓給你住，院子寬大，隨你使拳弄棒，也很爽快。」柳緒道：「咱們哥兒姐妹都在一處，彼此有個照應，我要跟你學點武藝。包勇又與你合式，還有些事兒要你代我去辦，你回去幹什麼？」寶書道：「你一個人孤孤淒淒的回家去，誰給你燒茶煮飯，合你說個話兒呢？別三心二意的，依著親家媽說，快些去搬來。」馮富被他們你一言我一語，說的很有理，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使得。我依著你們就去搬來。」折轉身往外就走。柳緒命包勇派人同去搬家。夫妻們進去回過太太，各人料理明日請客的內外酒席，向親戚家借鋪墊、桌椅、碗盞、燈彩，幾個人忙了一日。聽說馮富搬來，柳太太命寶書去看著給他收拾房屋。馮富笑道：「你們叫了那些人去幹什麼？誰有工夫去收拾東西？我只將祖傳的幾件兵器同這牀被窩搬來，還有幾腿獐獐、醃鹿請親家老太太。

餘下一切東西都分散左右街坊，叫他們各人去搶，省了許多累墜。」寶書笑道：「你也過於爽快，二姑娘的東西該給他帶些回來。」馮富道：「誰耐煩拿來，都給孟大媽們搶去了。只有二姑娘的這對雙手帶、這枝槍，大妹妹給帶了進去。」寶書指道：「彈弓又是誰的？」馮富道：「那是我父親使的鐵彈弓，我兄妹未曾學這武藝，是件無用之物。」寶書笑道：「既是閒著，我倒有用處。」取在手內開了一開，倒還合手，心中甚

為歡喜。聽見有群大雁遠遠飛來，彎身拾起個小圓石子，對馮富道：「瞧我打那第三隻大雁。」說畢，扯滿彈弓，後手一撒，馮富見那第三隻大雁滴溜溜掉了下來，心中大喜，說道：「原來大妹妹有這手段，還怕什麼。」寶書笑道：「這不過是個玩意，算不了正經本事。等著你明日再教我幾路槍法。」馮富道：

「交給我，只要你肯學。」寶書命丫頭拿著兩件兵器，來到上房回過太太，將雙刀、長槍送到西屋。自家得了彈弓，心中歡喜之至。

次日飯後，男女親友陸續到齊，裡外張羅熱鬧。正要坐席，有人飛報：「本府桂太守的夫人親來拜會。」眾親友聽見，趕忙迴避。裡面那些怕見人的鄉下奶奶們，亦趕著躲藏的影兒不見一個。柳太太領著兩個媳婦在中廳等著迎接。先著柳緒往大門外遠接。只聽著鳴鑼喝道之聲，見柳緒扶轎進來，後面是蟾珠的一乘大轎，一齊抬到中廳歇下。轎夫們都退了出去，跟班家人各將轎簾卸下，兩邊姑娘、嫂子們伺侯太太、小姐下轎。

柳緒請安說道：「母親在此迎接。」柳太太婆媳連忙上前，金夫人母女彼此執手相見，說幾句初見客話。

柳太太讓進上屋，賓主行禮。蟾珠拜見已畢，寶書、佩金過來拜見。金夫人問道：「那位是我薛二姐姐的三姑娘？」寶書應道：「姪女就是。」寶書指著佩金道：「這是前日新娶的馮氏佩金。」金夫人問道：「是誰新娶的？」柳太太笑道：

「請夫人坐下再說這緣故。」蟾珠姐妹拜見完畢，挨次讓坐。丫頭、老媽端上茶來，寶書、佩金接著親自遞茶。飲畢之後，金夫人說道：「同在京中，未曾拜見。賈大姐姐甚稱太太母儀盛德，實閨門中師範。真是天佑善人，得此佳兒、佳婦。賈府上無人不深為惦記。我起身時，賈姐姐、薛二姐姐們再三諄囑，叫我與太太府上常相往來，璉親家妹妹與寶姑奶奶真是托了又托。還有那夢玉女婿，更是念切之至，他說叫我常見柳家，就如見他一樣。我因老爺到任未久，料理署中一切事務，是以拜遲。將來可以不時來往。」柳太太亦提起賈府恩德，並薛姨太太途中之事，絮絮不休。聽說璉二哥出家，珍姑娘去世，婆媳兩個不勝傷感。蟾珠亦止不住紛紛落淚。

兩位太太彼此訴說了一會，金夫人又問起：「這位是誰新娶的媳婦？怨不得今日如此熱鬧，是有喜事，我很短禮。」柳太太將前日柳緒出城被虎咬住，馮哥相救招親，今日請客之事，詳說一遍。金夫人大驚，說道：「駭死我了！原來緒哥兒幾遭大難！怨不

得剛才見他臉上斑兒點兒的好些傷處，真是神佛保佑，得全性命。」叫佩金過來，拉著手兒說道：「前日是咱們多留他耽擱，出城很晚，幾乎送他性命。幸虧令兄相救，不然叫咱們置身無地，真是令人感激。如不棄我，你同寶書姐姐咱們認個母女罷。」柳太太甚喜，忙叫寶書、佩金擺椅磕頭。金夫人受禮。兩位太太拜親家。蟾珠們認姐妹。叫柳緒進來拜岳母，與蟾珠行禮。

那些親眷家奶奶、姑娘躲躲藏藏，東張西望。金夫人等著拜完之後，說道：「你請來的太太們都是道喜的客人，快請出來，咱們一堆兒坐坐。這會兒我也算是主人。」柳太太聽說，叫老媽們去請諸位出來相見。那些奶奶、姑娘們，你推我讓，鬧了半日，好容易這個剛走出來，那個又抽身縮了進去。寶書們心中發煩，再三央及眾人，無奈挨挨擠擠，都到上屋，三個一攢，五個一堆，各人手中拿著一柄白紙扇遮著臉。金夫人從未見過這樣范，甚覺好笑。站了一會，無人過來見禮，彼此點頭而已，只得讓坐。柳太太吩咐內外收拾擺席。佩金姐妹忙去料理。丫頭、老媽端桌子，擺椅子，抬板凳，七手八腳，乒乒乓乓，東碰西響，蟾珠坐在一邊，瞧著十分好笑。

金夫人對面坐著一位胖太太，約有五十來年紀，插著一頭金花首飾，身上穿著豆綠、翠藍兩件綢綾棉襖，外面罩著一件大紅綾子單衫，係著綠緞碎花裙子，藍緞花鞋，白木外高底，指上帶兩個銀指甲，手上兩隻銀響鐲，臉前排著一串銀三事，滿面得意樣兒。金夫人問道：「這位太太尊姓？」那女人答道：「我姓黃，就住在東沿兒。不拘到那裡提起孝義村黃牛家，誰也知道很有個名兒。不瞞太太說，我家有六十來條牛，三十幾條驢。就是西沿兒的耿家、鮑家、謝家他們都不過二三十條牛一家，那裡比得上我家的牛多。只有我大姑娘婆婆家，住南頭兒，有名的黑牛金家，現今有七八十條牛。我二姑娘嫁在高家新莊，離咱們這村子有十里道兒，也是很有名的，叫做牛張。

我二姑爺今年春間花費了好些銀子，進了武學，城裡那些衙門誰不認得他。學裡兩位老師認他做乾兒子。那孩子也本來好，遇著村裡湯豬的日子，他定要稱兩斤肉去請乾爺乾媽。前這八月間祭過丁，兩位老師公分，請咱們進城賞桂花，逛了一日。

那天四衙的趙太太也來赴席，瞧見咱們真好親熱。趕著一口一聲的叫我大姐姐，又給孩子們東西、荷包，定要扯著到衙門裡去住兩天。那趙老爺做人很好，也跟著他太太叫我姐姐。咱們這會兒當親眷來往，差不多有一點半點事兒，都是咱們給他去說個話。不瞞太太說，不拘到那裡，誰也不敢欺負咱們。」金夫人只是點頭答應，無話可說。

柳太太過來讓金夫人坐席，金夫人先盡客坐。柳太太道：

「你今日是新親家上門，理應專席。」金夫人那裡肯坐，讓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同這位黃太太，再請兩位過來，帶著蟾珠就坐在這裡，不必再讓。」柳太太道：「竟遵命罷。」過去邀了吳千總太太、汪舉人的奶奶同黃太太陪金夫人、小姐坐了一桌。

餘外親眷各按長幼次序而坐。佩金本無父母，今日桂太太相認為女，又頗親愛，心中感激，時刻依依左右，如蟾珠母女一樣。

金夫人亦待之如女，並無客氣。裡面坐席之後，外廳上盡一邊擺設幾席。又在書房內亦擺兩桌。柳緒往來照應。馮富不願陪客，在後屋裡一人獨飲。包勇先料理太守衙門的跟班爺們，又開發轎夫、衙役、職事人等酒飯。本村鄉保、總甲並汛上的老將，知道桂太太在此，汛官派了幾名汛兵前來伺候，彈壓閒人。

包勇都叫款待酒飯。

此時，本村及左右村莊，都知道柳家同新太守是往來的親戚。那些人往往來來，見柳家門口十分熱鬧，裡面酒過數巡，菜已三上，金夫人見日已平西，離城尚遠，知道柳緒前日之事，不敢多坐，連忙告辭。柳太太亦不便款留，吩咐外面伺候。金夫人扯著兩個女兒道：「一半天我來接你們去見父親。」佩金們俱連聲答應。蟾珠對兩個姐姐道：「到家去要多住幾天才興回來。」寶書點頭應允。金夫人向著各位太太、奶奶們告辭，謝過親家，眾人俱送夫人上轎。桂夫人力止不住，一同來到中廳。那些家人、小子都站在轎前伺候，姑娘、嫂子扶著太太、小姐上轎，掛上門簾。轎夫進來抬起前後兩乘，緩緩出去。外面吆喝開鑼，柳緒送出大門，扶著轎去有半箭多路。金夫人吩咐轉去，柳緒答應，站在路旁，看那執事轎馬、跟的衙役，擁著兩乘冉冉而去。

柳緒回到家中，將書房酒席移出廳來，陪著親友開懷暢飲。

裡面太太們剛才因太守的夫人在坐，未免拘束，這會兒飲酒說笑，十分歡樂。那位胖子黃太太，見兩個奶奶是夫人的姑娘，衙門中可以常相往來，心中甚為欽敬，言語之間誇贊不已，對著佩金道：「咱們沾大奶奶的光，同桂太守也賴著是親眷，將來也得進去拜望拜望才是。等著稻子收完，自然備些兒禮去送送。」柳太太答道：「將來慢慢商量。」趕著催上酒菜，裡外吃的杯盤狼藉，直到上燈時候紛紛散去。

柳緒送客之後，吩咐關上大門，去到後院來看馮富，見他光著脊梁，拿著一條鐵棍，在院子中間正舞的高興。看了一會，不敢驚動，抽身出來，命小子們給馮大爺點燈。自己來到上房，給母親請安道乏。娘兒們又說了一會話，彼此安寢。次日，各處送還物件。柳太太們到書房後院，來看馮富來開剝老虎。金夫人差人謝酒，送兩位小姐物件。

不言柳家之事。且說那胖黃太太回到家裡對兒子媳婦們誇說：「今日陪太守夫人吃酒，他很親熱，將來還要去拜。他同柳家是親家，咱們親眷必得給他拉件事兒，就可走動。」大兒黃其祖說道：「不必去找別的，就是咱們家裡一件很可辦得的事，不過難以下手。現今放著這樣門子錯過不辦，甚是可惜。」

胖黃問道：「咱們家有件什麼好事可辦，你說出來，娘兒們商量。」黃其祖道：「二嬸子年輕輕的不肯嫁人，偏要守那兩三歲孩子，情願將家私叫人誑騙，眼睜著三十條牛定要敗光而後已。去年小紅廟的孟思美瞧見二嬸子，定要娶他，想了多少主意，央人請馬的來說媒，他總不依。孟思美至今還丟不下，同我商量過幾磨兒。他說：『你想出法來，叫你嬸子嫁了我，他名下應有的家私、房糧地土全是你的，我一點光兒不要。』我雖應他，總想不出個主意，如今放著這樣門子，豈可錯過！」

胖黃點頭，尚未開口，大媳婦賴氏笑道：「只要門子結實，事情倒還容易，須得如此這般去辦。照會孟思美，休叫一個人知道，只要辦的乾淨。趁他這幾天正病著不走，起先給他散個謠言，叫人動了疑，咱們就可用計。衙門裡再使上幾個錢，怕不是個發官賣叫，孟思美買了回去，又省了他日後起調。」胖黃娘兒們只是點頭。想了一會，黃其祖道：「這主意很好，只是指不出一個姦夫，恐官府不依，倒說咱們謊告，不是玩的。」

賴氏道：「這容易。官府問姦夫是誰，你只說他娘家親戚姪兒不住的往來，鬼鬼祟祟，知道誰是他的姦夫。橫豎官府動起刑來，他受不住疼，不怕他不混扯一個。」娘兒兩個聽說大喜，深贊道：「這主意真賽過諸葛亮，將來得了他的家私，總叫你穿吃一輩子，受用到老。」賴氏笑道：「這算得什麼，不想這些主意，如何保得家財富足，子孫久遠。」胖黃點頭道：「得他的家私過來，咱們子孫真是穿吃不了。」黃其祖道：「事不宜遲，我就去散起謠言，料理下手。明日去找孟思美，叫他趕辦那件東西。」胖黃歡喜，各人分頭去辦不提。

原來黃其祖這個親叔子名叫黃秉禮，是個飽學秀才。雖是祖上分得一分大家私，他

全不經營，只愛唸書，每日同學中幾個名士朝夕講論經史。娶妻何氏美而且賢，內外一切家務都是何氏一人經理。黃秉禮深得內助之力，伉儷之間十分恩愛。誰知紅顏薄命，夫妻相聚無多，黃秉禮少年夭折，竟赴修文之選，丟下嬌妻幼子並一分家私。何氏苦守孤兒，冰心自勵。族中人見他青年守志，無不欽心贊歎。就是街坊鄰里，平日稱其賢德，知道自丈夫死後，悲勞成病，時常臥牀不起，因節省銀錢，又不肯請醫服藥。近日街坊忽然聽見些闇昧不明的說話，彼此私相議論，疑信之間，並無一點痕跡。正是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誰肯去管閒事。

可憐這何氏那裡想得到有人算計。這日晌午，昏昏沉沉躺在炕上，耳內聽聞有人叫喚，急轉身過來，見是黃其祖同賴氏站在面前問道：「嬸子好好的，怎麼又害起病來？這幾天家裡有事，總不得空兒過來，今日偷著空兒來瞧嬸子。剛才有丫頭、嫂子們領著相公都在門口，聽說嬸子睡著覺呢，來了一會也不敢驚動。」何氏坐起身來說道：「我因心裡發煩，叫他們都去領著你兄弟閒逛，讓我靜睡一會。他們瞧見大爺、大奶奶來了，也該進來通知，倒茶。」賴氏道：「是咱們叫他別進來的，自家人要拘什麼禮。」何氏讓他夫妻坐下。黃其祖道：「我瞧著二嬸子不像害病，不過面皮黃些。」賴氏道：「那年我坐月子也像嬸子這樣，週身發困，只想睡覺，後來滿了月，身子才好。

今日瞧著嬸子這個樣范兒，也倒像做過月子一樣。」何氏笑道：

「大奶奶倒會說笑話。」賴氏道：「我成天在家同你姪兒說，嬸子這樣年輕，是開不足一朵鮮花，這樣天長地久，日子如何熬得過去。人生一世，草生一春，稱著這好風光，落得尋點快活。」黃其祖笑道：「嬸子是個聰明人，有什麼不會尋快活，還用咱們來勸。」何氏聽他夫妻兩個說話甚不入耳，坐在炕前低頭不語。黃其祖們坐了一會，辭別家去，說一半天再來瞧嬸子。何氏勉強酬謝幾句。看他夫妻去後，不覺悲苦一番，連日不能起炕。

何家弟兄、親戚每天往來不絕。這天何氏稍好，坐在炕上同娘家兩個女親眷說閒話，聽著黃其祖夫妻在院子裡高聲說道：

「我們又來瞧嬸子，不知好些沒有？」何氏心中十分厭煩，也不答應，見他夫妻急急走進房門，賴氏說道：「一股什麼味兒？好臭！」黃其祖道：「不錯，好臭！等我瞧瞧。」說著，走到炕前蹲下身子，伸手在炕洞裡抓出一個破布包裹，就在炕前當眾打開，一看是個乾孩子。黃其祖登時發起喊來說道：「原來養了私孩子，躲著裝病，這件醜事

斷不能歇手，定要經官，追出姦夫來治罪。給咱們打嘴傷臉，那是不依的。」賴氏冷笑道：「我說呢，年輕輕的要守著不嫁，等著蓋貞節牌坊，原來是這樣守法。我早知道也該在家守著，倒比明家的舒服。

這是何苦呢！」黃其祖道：「你不用多說，瞧著孩子，我去投保報官。」那兩位親戚太太們，那裡攔擋得住。何二奶奶氣滿腔膛，暈了過去。黃其祖一路大喊大叫，走到門外找著地鄰鄉約，告知其事。幾個有年紀的勸他不用報官，有關顏面，從長計議。他那裡肯依，跑到家去騎上牲口，一直跑進城來。找著縣門口寫呈子戚代書，將來意同他商量明白，寫下一張呈子。

黃其祖不識字，叫戚代書念與他聽。上寫著：

具呈人黃其祖，年二十八歲，係本縣孝義村人。為惡嬸敗壞門風，懇恩究治，以維風化事。竊身胞叔生員黃秉禮，娶妻何氏，素不循良，居心惡毒。身叔日受欺凌，氣成癆瘵，前年病故。何氏逞其淫惡，大肆奸貪，丑聲四著。以有關顏面，不信浮言。今親在惡嬸房中搜出私孩一個，臭惡不堪，實有姦情證據。傷風敗俗，莫此為甚。為此義忿上訴，伏乞恩准立拘究治，實為德便。

黃其祖聽他念完，十分得意。這日正是放告日期，戚代書用了圖記，交黃其祖到縣衙門去投遞。這位知縣戴太爺看了呈詞，立刻委捕廳去驗看孩子，一面出差拘犯乾各證到案審訊。

黃其祖見縣裡准究，趕著托人上下打點，照應了說話。連忙出城回家聽信。此時村中傳講新聞驚動黃家，遠近合族同那些年老街坊鄰里，都知何氏平日賢能端謹，青年守志，未必有此醜事，其中必有隱情。況黃其祖素不安分，人所共知。又是他出頭首告，更難憑信。眾人都替何氏深抱不平。此刻捕廳驗過死孩，仍舊將原物包好，貼上封皮，交地保收存候結。何氏請了父兄過來，正在哭訴，要尋死上巾，適黃家幾位老族長都來追問這件醜事。何氏將自丈夫死後，大房裡屢次硬要作媒，逼他改嫁，因立志不從，與他母子深有口角，彼此不甚往來。

新近夫妻忽來探望，今日又來在炕洞裡找出這死孩子，「明擺著是他們的奸計，污蔑害我，求諸位長輩給我洗清這個名節，我死也瞑目」。何氏哭的死去活來，十分悲切。眾人聽他說話，見此光景，都也猜著這個緣故。一面勸住何氏，彼此商量。族中連名遞

何氏節孝公呈。何家的父兄們情願破產，替女兒打這件名節官司，彼此分頭去辦。那縣太爺也落得做人情，將黃其祖申飭一頓，呈子不准。

黃其祖勢難歇手，同賴氏商議妥當，連夜上府，在太守衙門告了一狀。這位桂太守辦事最是認真，不拘大小事件，到他衙門，立刻就要親審，從不稍延時日。因他公正廉潔，無不敬畏。這天桂太守見黃其祖呈狀，是有關服制名節之事，猶其不容稍緩。立刻仰縣拘齊人犯，帶地保親族，圍著何氏轎子進城。

可憐將這個青年寡婦，身不由己，一腔悲苦，怨氣沖天。胖黃母子夫妻見太守提審，十分驚喜，連忙商議，備下禮物銀兩，胖黃帶著親自來見柳太太，說：「何氏姦情敗露，難以遮蓋，叫兒子到縣裡首告不准，現今在府衙門告准，即日提審，為此備下禮物，請柳大奶奶們送進府去，求太守將何氏斷髮官賣，……」胖黃未曾說完，柳太太婆媳聽了大驚，說道：「何二嬸子平日為人端謹，又且青年守志，族中誰不欽敬！他不像有這樣醜事。你們忒也孟浪，不問個青紅皂白就去告狀。這個桂太守鐵面冰心，豈是亂惹得的？況我們家訓，不許子孫夤緣過付預聞公事，斷不敢從命，破我柳家規矩。是非自有公論，何必送他這些東西？」胖黃聽柳太太一番說話，就像掉下冰缸，冷透了五臟，勉強說道：「這也不算什麼過付，不過給他們送點兒禮去。借你們柳府的光兒，又破什麼規矩家法呢？」柳太太回過頭去，不言不答。薛寶書道：「送禮也是個常事，只消自己送去，何必又要轉彎？咱們大爺從來不乾這些。大嬸子另拿主意，倒別耽擱工夫。」胖黃見此光景，只得掃興回去。誰知黃其祖是原告，賴氏是證，只道柳家已去走了門路，夫妻兩個揚揚得意，同著原差上府聽審去了。胖黃無法，只得在家聽信。

且說桂太守知道人證到齊，隨即升坐大堂。縣尊上前參謁，下來閃過一邊伺候。書役人等站定堂規。縣裡原差將一干人犯點名過堂。桂恕點到何氏，見他週身上下滿罩著一腔悲苦，原告見證都帶著得意之樣。點名之後，且不問原告，先叫黃家族長上來，細問黃家世居產業，已未分居同爨，並黃其祖姪嬸平日為人，有何口角事故。諸族長各將平日情形詳細跪稟。桂恕點頭，吩咐下去。命帶何氏上來，說道：「你所犯姦情並非死罪，從實招來，免受刑法。」何氏兩淚交流，不勝悲楚，就將自丈夫死後，黃其祖夫妻屢來逼嫁，致生口角，彼此不甚來往。前日病中，正在昏沉睡著，他夫妻支開丫頭、奶子，忽來房中探病；昨日又來搜出死孩子，不知是何人放在炕洞的，只求青天恩斷。桂太守細聽供詞，反覆詳問搜出情形。何氏從頭哭訴一遍。吩咐跪在一邊，帶黃其祖上來，問他是怎樣搜出來的。

黃其祖將夫妻同去探病，聞見臭味，到他炕洞裡搜出死孩，立刻報官究治，因指不出姦夫是誰，縣太爺不准，只得來府上控，總求嚴治，合族感恩。桂恕坐在暖閣內，聽他供畢，不覺呵呵笑道：「你剛進房門，怎麼知道死孩子一定藏在那裡，揀直去拿了出來？昨日委官相驗，孩屍是枯乾已久，怎麼只有你夫妻兩個聞出臭來？這些主意是誰教你的，從直招來！」黃其祖出其不意，被太守問著短處，一時回答不來，張遑失措，朝上盡著磕頭。桂太守大怒，將驚堂一拍，罵道：「該死的狗才！你要他產業，設計污人名節，膽敢上控，其情可惡！」吩咐動大刑。兩班皂隸大聲響應，將夾棍呈驗往地下一撩，驚天動地的合堂一聲吆喝，黃其祖駭得魂不附體。皂隸們過來抓著剛將兩腳套上，黃其祖就像殺豬一樣喊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不要夾！我情願直招。」皂隸們吆喝道：「快些直招上去！」黃其祖將如何定計，孟思美是怎麼去找死孩，那一天故意探病藏屍，昨日搜出控告，前後一箍腦兒都說了出來。原來孟思美正擠在何、黃眾親族中，聽發官賣的好信，誰知黃其祖供了出來。正待脫身要跑，何、黃親族都認識的，動了公忿，將他一把抓住，擁上公堂。不知孟思美怎樣分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